

朱光潛全集

9



011354

朱光潛全集

第九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皖)新登字03号

朱光潜全集

第九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7×1168 1/32 印张17.25 字数330000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

ISBN7—5336—0109—2/B·9

定价：12.00元

《朱光潜全集》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叶圣陶 沈从文

王朝闻 季羨林 朱德熙

编 委

叶至善 吴泰昌 程代熙

严宝瑜 商金林 朱 陈

朱式蓉 张崇贵 许振轩

封面题字

叶圣陶

装帧设计

陈 新

本卷责任编辑

许振轩



1983年3月在香港与友人钱宾四、金耀基合影

美 學 這塊小書園
算 平 心 血 的 經 營
異 皆 有 幸 重 遊 目
是 蘭 桂 迷 之 新 標
長 江 終 浪 捲 前 浪
翻 新 自 有 後 來 人
自題談美書簡

孟 實

八十有回初序

題《談美書簡》手迹

第九卷说明

本卷收朱光潜1938年初至1949年末写作的单篇文章。这些文章过去没有结集。这次结集，大抵按所发表时间先后编排，署名文章作为正文，未署名的文章及讲演记录作为附录。

《朱光潜全集》编辑委员会

1992年2月

F158/3701

目 录

露宿·····	1
花会·····	5
再论周作人事件·····	9
文学与民众·····	14
致周扬·····	19
流行文学三弊·····	21
文学院·····	28
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	41
从教育部的几种新政谈到功令与学风·····	54
附录：说校风·····	62
致方东美·····	72
文学院课程之检讨·····	74
政与教·····	87
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 ——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	94
五四运动的意义和影响·····	112
人文方面几类应读的书·····	117
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	123
再谈青年恋爱与结婚	

——答王毅君	130
有志青年要做中小学教师	132
关于《谈美》	
——复王锐	137
音乐与教育	140
学业·职业·事业	146
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	
——为嘉定丰子恺先生画展作	153
夏丐翁羊毛婚倡和诗	156
谈理想的青年	
——回答一位青年朋友的询问	157
致《当代文艺》编者	162
谈谦虚	163
宪政促进与言论自由	172
知识的有机化	176
回忆二十五年前的香港大学	183
附录：《近代英美散文选》序	188
教育的质与量	
——战后高等教育问题之一	189
题刘永济《惊燕集》	195
论直觉与表现答难	
——给梁宗岱先生	196
研究诗歌的方法	204
题丁学洙画卷	211
论自然画与人物画	
——凌叔华作《小哥儿俩》序	212

谈文学选本	217
几个常见的哲学译词的正误	221
欧洲文学的渊源	227
附录：在中国语文诵读方法座谈会上的发言	235
“五四”以后的翻译文学	237
克罗齐	238
附录：《文学杂志》复刊卷头语	241
诗的难与易	244
学潮的事后检讨	253
看戏与演戏	
——两种人生理想	257
生命	272
改善大学入学考试的建议	280
苏格拉底在中国(对话)	
——谈中国民族性和中国文化的弱点	284
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	303
从禁舞说到全国性的消遣	307
答重庆《大公报》问	311
诗的严肃与幽默	313
刊物消毒	320
现代中国文学	324
旧书之灾	331
诗的普遍性与历史的联续性	335
挽回人心	341
附录：如何学习英文	345
谈报章文学	350

谈群众培养怯懦与凶残	357
日记	
——小品文略谈之一	358
给不管闲事的人们	364
诗的意象与情趣	369
谈行政效率	375
养士与用士	379
思想就是使用语言	383
随感录(上)	
——小品文略谈之二	396
随感录(下)	
——小品文略谈之二	402
附录：《近代中国文学》序	407
给苦闷的青年朋友们	409
行宪以后如何？	414
诗的格律	418
英文	423
谈书牍	427
欧洲书牍示例	442
立法院与责任内阁	
——不要以空招牌的民主，促成政府的软弱无力。.....	451
文学院学生的出路	
——从文学院说到一般	455
谈对话体	459
诗人与英雄主义	468
附录：对潘光旦《论教育的更张》的意见	472

为“戡建委会”进一言	475
自由主义与文艺	479
谈中西爱情诗	483
敬悼朱佩弦先生	487
朱佩弦先生的《诗言志辨》	493
常识看金圆	499
诗的无限	503
学术会议与实际研究工作	510
谈勤俭建国运动	514
国民党的改造	518
世界的出路——也就是中国的出路	523
鸵鸟埋头的老故事	527
谈恐惧心理	529
我要向青年说的	533
自我检查	535

露 宿

由平到津的车本来只要走两三点钟就可达到，我们那天——8月12日，距北平失陷半月——整整地走了18个钟头。晨8时起程，抵天津老站已是夜半。原先我们听人说，坐上外国饭店的车就可以闯进租界，可是那一天几家外国饭店的汽车绝对不肯通融，私车人力车乃至搬夫是一概没有。车站距法租界还有一里路左右，这条路在夜间无人辨出。我们因为找车耽搁了时间，已赶不上跟大队人马走。走出了车站就算逃出了恐怖窟，所以大家走得快，车上那样多的人，一霎儿都散开不见了。我们路不熟，遥遥望着前面几个人影子走，马路两旁站着预备冲锋似的日本兵，刺刀枪平举在手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们的命就悬在他们的枪口刀锋之上，稍不凑巧，拨刺一声，便完事大吉。没有走上几步路，就有五六个日本兵拦路吼的一声，叫我们站住。我们一行四人，我以外有杨希声上官碧和黄子默，都说不上强壮，手里都提着一个很沉重的行李箱走得喘不过气来。听到日本兵一吼，落得放下箱子喘一口气。上官碧是当过兵，走过江湖的，箱子一放下，就把两手平举起来，他知道对付拦路打劫的强盗例应如此。在这样姿势中他让日本兵遍身捏了一捏，自动地把袋里一个小皮包送过去，用他本有的温和的笑声说：“我们没有带什么，

你看。”包里所藏的原来是他预备下以后漂泊用的旅费和食粮，其它自然没有什么可搜。书！知识分子的标记——自然不便带，连名片也难免惹祸事，几个通信地址是写在草纸上藏在衣角里的。

通过了这一关，我们走到万国桥。中国界与法租界相隔一条河，万国桥就跨在这条河上。桥这边是阴森恐怖，桥那边便是辉煌安逸。冲进租界么？没有通行证，回到车站么？那森严的禁卫着实是面目狰狞，既出了虎口自然犯不着再入虎口。到被占领的地带歇店么？被敌兵拷问是没有人替你叫冤的。于是我们五六百同难者，除了少数由亲友带通行证接进租界去者以外，就只有在万国桥头的长堤上和人行道上露宿。这到底还是比较安全的地方，桥头站着几个法国巡捕。在他们的目光照顾之下，我们似乎得到一种保障。

时间是夜半过了。天上薄云流布，看不见星月。河里平时应该有货船和鱼船，这时节都逃难去了，只留着一河死水，对岸几只电灯的倒影，到了下半夜也显得无神采了。白天里在车上闷热了一天，难得这露天里一股清凉气。但是北方的早秋之夜就寒得彻骨，我们还是穿着白天里所穿的夏衣。起初下车出站时照例有喧哗嘈杂，各人心里都有几分兴奋。后来有亲友来接的进租界去了，不能进租界的也只好铺下毯子或大衣在人行道上躺起了，寒夜的感觉，别离的感觉和流亡的感觉就都来临了。

夜，沉闷，却并不寂静，隐隐约约的炮声常从南面传来，在数十里路之外，我们的兵还在反攻，谣传一两天之内就有抢夺天津车站的企图。这几天敌军的调动异常忙碌，他们出营回营都必须经过万国桥。我们躺在堤上和人行道上，中间的马路是专为他们走的，有时堤上和人行道上的“难民”互通消息，须得穿过这

马路。敌兵快要来了，中国警察——那时警察还是中国人——就执着手鞭子——他们没有枪——咆哮着驱逐过路的人，像赶牛赶猪似的。兵经过之前，“难民”中若是有一人伸一伸腰干，甚至于抬一霎儿头，警察便用手鞭子指着他责骂一阵。从前皇帝出巡时，沿途警辟，声势想系如此。敌军过去了，警察们用半似解释半似恫吓的口吻向我们说：“都是中国人，哪有不相卫护，诸位不知道，他们不是好惹的，若是抓了去，说不定就要送性命。”这一夜中一直到天明我们离开万国桥时为止，敌军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有从前方开回来的伤兵。他们坐的大半是大兵车，上面蒙着油布，下面说不定还有尸体，露头面到油布外面来看的大半是用白布捆着头或手臂的。开赴前方的队伍很整齐，但是异常匆忙。步兵跟着马兵一齐跑，辎兵有许多用双手把子弹箱擎在肩上跟着步兵一齐跑。他们不出声息，面部也丝毫没有表情，像一大群机器人，挺着脖子向前闯。

到了两三点钟的时候，警察告诉我们，日本兵要来盘问一阵，叫我们千万别说自己是教员学生，最好说做生意，这一来我们须得乔装，在众目昭彰之下，乔装是不可能的。我们四人之中杨希声最易惹注意，他是山东大汉，又穿着一身颇讲究的西装。我呢，穿着我常穿的一件灰布大褂，上官碧也只穿一件古铜色的旧绸袍，到必要时摘下眼镜，都可以冒充一个商店伙计，我们打算好的，招认我们是徽州笔墨商。黄子默本是银行经理，没有问题。只杨希声的那套西装太尴尬，我们都很埋怨他。办法终于是有，就说他是黄经理的帮办吧。这还是一场虚惊。敌军随便挑问几个人，也带了几个人去。我们幸而没有被光顾。

我们头一夜就没有睡觉，在闷，热，臭的车中枯坐了十八个钟头，饭没有吃，水没有喝。露宿时本打算胡乱的睡一觉，可是

并没有瞌睡，大家只是不断地抽烟，烟越抽，口里越渴燥。上官碧带了两个橙子，四个人分吃，不济事。巡警打了几桶冷水来，人多，一轰而尽。渴还是小事，天老是不亮，亮后又怎样办呢？黄经理自以为有把握，只等天亮打电话叫租界里朋友来接就行了。许多同难者都说租界里只在夜间戒严，天亮时他们自然会让我们进去。上官碧本来事事乐观，杨希声更是好整以暇的绅士，都以为天一亮就有办法。天果然亮了，问电话，华界与租界的电线已断。眼看同难者一批一批地被亲友接进租界去，我们向法国巡警交涉，没有通行证就不能通行，话说得非常干脆。这时候黄经理也没有把握了，上官碧也不乐观了，杨希声的绅士风度也完全消失了，我呢，老是听天由命。大家面面相觑，着急，打没有主意的主意，懊悔不该离北平。天不绝无路之人，有一个同行者替我们带了口信给住在六国饭店的钱端公。若不是钱端公拿通行证来接，说不定第二夜我们还是在万国桥头作难民，或是抓到日本宪兵司令部里去。第二夜下泼瓢大雨，北平来的学生被抓去的有几十人之多。

（载《工作》第2期，1938年4月）

花 会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刘禹锡

成都整年难得见太阳，全城的人天天都埋在阴霾里，像古井阑的苔藓，他们浑身染着地方色彩，浸润阴幽，沉寂，永远在薄雾浓云里度过他们的悠悠岁月。他们好闲，却并不甘寂寞，吃饭，喝茶，逛街，看戏，都向人多的处所挤。挤来挤去，左右不过是那几个地方。早上坐少城公园的茶馆，晚上逛春熙路，西东大街以及满街挂着牛肉的皇城坝，你会想到成都人没有在家里坐着的习惯，有闲空总得出门，有热闹总得挨凑进去。成都人的生活可以说是“户外的”，但是同时也是“城里的”。翻来覆去，总跳不出这个城圈子。五十万的人口，几十方里的面积，形成一种大规模的蜂巢蚁穴。所以表面看来，车如流水马如龙，无处不是骚动，而实际上这种骚动只是蛰伏式的蠕动，像成都一位老作家所说的“死水微澜”。

花会时节是成都人的惊蛰期。举行花会的地方是西门外的青羊宫。这座大道观据说 是从唐朝遗留下来的。花会起于何朝何代，尚待考据家去推断，大概来源也很早。成都的天气是著名的